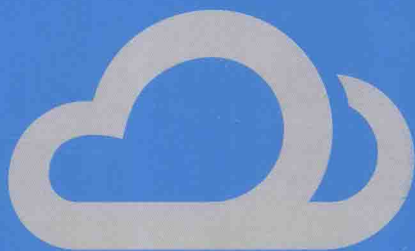


张为志◎著

非现场经济意识

OFFSITE ECONOMIC
CONSCIOUSNESS



技术集成+社会动力机制+交易机制=智慧共享体系。智慧劳动通过由智慧技术、智慧文化共同搭建的“智慧共享体系”，展示出了智慧劳动“成本极低”和“速率极高”这两个特征，最终成就了智慧劳动在社会经济中的新主导地位。互联网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互联网及其应用的研究，非现场经济学说则是对这个时代环境下的社会变革机理和新文明发展趋势的研究。

非现场经济意识

OFFSITE ECONOMIC
CONSCIOUSNESS



张为志◎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现场经济意识 / 张为志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308-15476-5

I. ①非… II. ①张…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7127 号

非现场经济意识

张为志 著

责任编辑 蔡圆圆

责任校对 张远方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金旭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98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476-5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bs.tmall.com>

张为志

1962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从事海内外大型项目投资分析和实际操盘的工作多年，长期致力于跨行业、跨学科的区域经济研究与实践探索。系非现场经济学说创始人。

现任浙江大学科学技术与产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非现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美国夏威夷大学交换教授；曾任浙江大学圆正智能研究中心主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支付与结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等。

E-mail:
zhangweizhi@zju.edu.cn
463791947@qq.com



作者近照

再版序言

盛晓明*

应我的好友张为志之邀，欣然同意为他的这部新版的《非现场经济意识》作序，但是一提笔就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在移动互联世界中，我是一个后知后觉者，不久前我甚至对加入或者被加入微信群这样的事情都心存芥蒂。不知道这种心理障碍是从何时开始的，仔细想来可能与几年前的好莱坞大片《阿凡达》有关。记得片中的人物身上都长有一个接口，可以随时和不同星球上的动物联通来传递信息。如今，作为一种移动终端，我们的手机已经成为这样一种接口，不过，据说手机很快也会消失，这个接口就将安置在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上。一想到这里我就心里发毛，觉得自己越来越透明，每根血管都裸露在外面……

其实，克服一种心理障碍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入到这种游戏中去，从“外部的”视点(旁观者)直接转向“内部的”视点(参与者)。近来，我从参与者的视角关注各种应用程序(APP)，开始感受到移动互联世界的魅力。至少我可以不用满大街找饭馆，因为任何订餐软件都可以帮我找到最近的、适合于自己口味的饭馆；我也可以不用提着行李着急地等车，因为用打车软件可以召唤离我最近的出租车。但是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当你收集并利用各种信息时，已经

* 盛晓明：男，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哲学学科带头人，曾任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现任浙江大学科学技术与产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把自己作为一种信息,被人收集并利用了。于是,大数据和云计算应运而生。

在这个移动互联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结构肯定会发生改变,同样,原有的商业模式也会被颠覆。如今,人和商家的不安与焦虑都成为常态,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了,这个世界是按新的原则重组起来,并按新的游戏规则运行的。我和本书的作者一样,都试图把这种新的规则体系理解为“非现场经济”。我们的理由是:首先,构成这个世界的基本单位不再是像人和商家这样的实体,而是有关它们的信息,信息的重组有其自身的规则,无须依赖各种实体的在场及其在场方式。其次,这里的规则不是特指商业规则,而是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因此经济的概念不再是狭义的,而是指称某种特定的包括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在内的生活方式。

要想适应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必须调整自己看待信息的方式。在大工业时代,信息是用来安排生活与生产的手段,我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都要根据所接受的信息来做出调整。信息有其自身的载体,如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那时,掌控和传播信息渠道是最重要的,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与费用。而在当今这个时代,个人和生产者都成了信息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各种移动终端和微信群进行传播和分享。稍加注意你就会发现,传统的媒体开始隐退,渠道已经碎片化了,变得越来越难掌控。大工业时代所崇尚的普遍性原则也逐渐被连带性(solidarity)原则所取代。基于连带性的信息传播肯定不是冰冷的、无差别的,而是带有情感和情绪并且打上群落烙印的。人们总是愿意去接受带有情感和情绪的信息,并以此为纽带建立信任关系。因此,连带性也可以说是粉丝经济诞生并得以普及的理论基础。人们可以由于迷恋同一个偶像而产生连带,同样,也可以由于类似的信念、师从、经历、游历或星座等而产生连带。你不再是你,你被不同的交往空间所分割、所共享。

在这里,人与信息的关系转变显得十分晦涩难解。我们不妨借鉴一下海德格尔的论述,他曾经通过人与语言关系的颠倒表达了一种新的语言观。从本质上说,语言不是人们用于表达的媒介与工具。语言就是言说,表面上是我在说,其实是语言在说;表面上是我说语言,其实是语言在说我。只有理解了人与语言关系的颠倒,才能接受并进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语言的言说能使在场者与不

在场者按自身的方式得到显现。这就意味着,“语言才是存在之家”。没有语言,人的存在就失去栖居之所。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人栖居在信息之中,从而也把自己呈现为信息。海德格尔也使用“信息”这样的术语,他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说过,人作为信息的传递者,“必须已经从信息那里走来,但他也必须向信息那里走去了”。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表述过于晦涩、难解的话,不妨注意一下身边随处可见的“低头族”,他们始终沉迷或者栖居在浏览与被浏览所构成的信息场域中。浏览伴随着购买,信息的互动伴随着商品的流通。这个世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

稍加注意你就会发现,我在前面的一番论述貌似深刻,其实是为了掩盖我对移动互联世界体认的肤浅。不瞒大家,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受张为志这本书启发的。令我感受最深的地方是这本书的写作宗旨,用作者本人的话说,此书是为平民屌丝们写的。因此,所谓的“非现场经济”,说白了就是一种平民经济、屌丝经济。

“屌丝”一词的内涵很难界定,只是我们都很清楚,它是指既没有钱又没有权(关系)的年轻人部落。在银行体系中,他们的信用等级低,属于可能贷不到钱的那类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现场经济”,商业交往中唯一在意的是对方握有多少资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名流、乡绅的信任资源有可能来自世袭的等级制或者士大夫的文化传统,到了资本主导一切的时代,逻辑变得十分简单明了,有多少钱就办多大事。越发达的社会,市场准入门槛越高,屌丝就越没有机会。有人把香港的经济称作“豪门经济”,把大陆的经济称作“权贵经济”,是有道理的。在港台,屌丝们的“造反”表面上看有点“无厘头”,但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机会。在大陆,反贪腐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如何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样重要。按资本的逻辑,所谓“大众创业”是一个十足的乌托邦,就因为它有悖市场机制与法则。不过,这一切在移动互联世界发生了逆转,使得乌托邦有可能变成现实。你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在移动互联空间中找到创业门径,稍微积累一些用户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商家,甚至可以建立自己的商业模式。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非现场经济的这种现实将把我们带入“后资本主义”时代。

我不知道本书的作者是否赞成我的判断,我想他至少会同意,非现场经济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将颠覆市场的发展逻辑与规范原则。的确,非现场经济会由于自己的低门槛而引发市场行为的失范,专家与市场人士都对失范所造成的混乱表示过担忧。规范体系的重塑势在必行,但是这样的重塑不能以叫停新的经济活动为代价,要不然一切都将回归到原点。记得维也纳学派的一位哲学家纽拉特曾经讲过一个水手的故事,可以用来隐喻我们当下的遭遇,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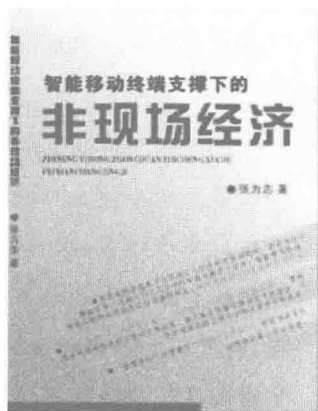
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漏水了,水手该如何处置?他们不能让船停下来重新组装,因为海上没有可供停泊的港湾及船坞,只能在航行途中修补漏洞。当然,还会出现新的漏洞,水手也会一路补下去。纽拉特的隐喻可以做多重解释,在我们看来,他的意思是说:(1)水手和船是共命运的,自己的事不能诉诸外部的立法者所建立的契约来解决;(2)修补的行为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修补规则的行为始终伴随着遵守规则的行为。在我们这里,“水手”就是玩自己游戏的屌丝,他们有义务也有能力修补规则,让创业的游戏继续玩下去。

再版自序

站在未来 畅想现在

我是一个 60 后,在基本思考方式上接受的教育一直是:站在现在,回看过去,畅想未来。进入 21 世纪,人们借助智能科技的成果,社会发展变化的速率达到了一个空前值。“现在”这个词将不再适用于表达以年为计算单位的时间概念,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现在”也许几个月、几天甚至第二天后就成了完全不同的“未来”。在这快速变动的年代里,你会不会彷徨、无所适从呢?如果是这样,我建议你放弃自己原来的时间概念,去接受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时间与存在》中提出的时间概念。他要求我们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次序颠倒过来。“未来”最早,我们从未来开始思考、筹划,并将之付诸实现,也就是“现在”。至于“现在”,它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未及我们好好享受成果的喜悦就已经成为“过去”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从“现在”,而应该从“未来”开始思考和筹划,不然就晚了。“未来”本来只是某种可能性,当我们选择了它并着手去筹划它时,它就不再是虚幻的,而是可以把握的“现在”了。

《时代》有文章指出,发明家、计算机专家雷蒙德·库茨维尔相信,智能技术的“寄点”将在 2045



《非现场经济意识》初版封面

年到来,届时人类文明即将终结。我以为,人类文明即将终结那倒未必,但人类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2010年3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我撰写的《移动智能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一书,该书的出版就是站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对“现在”所做的一次畅想,并首次提出了“非现场经济”这个概念,标志着对非现场经济现象进行观察研究的正式启动。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经济主导者地位、社会经济参与者方式、新社群活动形态和社会制度将被彻底改变,使得市场经济与信息经济进入一个更新、更高级的阶段,人们开始迎来非现场经济文明期。

“劳动者正快速地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地点中解放出来”“移动互联和智能终端的崛起,将标志着PC鼎盛时期的终结”“社会时代特征:人们社会活动以现场为主的形态正转向以非现场活动为主的生活形态”“智慧共享体系”“非现场经济内在规律”和“智慧劳动即将撼动资本,占据社会经济唯一主导地位”等观念被广大读者所关注。《移动智能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一书中关于非现场经济环境下“非现场经济意识”“智慧共享体系”“智慧劳动与新社会协作关系”一节相关内容所引发的议论,以及随之而起的对未来社群生活模型、形态、趋势的畅想与探讨尤为热烈。这种对概念的热烈讨论和最近几年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相关产业经济发展态势,使得非现场经济学说的主要观念得到了市场的初步印证。由于当时撰写该书第一版时非常匆忙,书中存在结构不够严谨等缺点。为了修正书中的诸多不足,也为了顺应时代快速发展对新内容的需求,于是我便萌发了修改和再版《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一书的强烈愿望。

六年来,互联网经济特别是移动电商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非现场经济”这一核心概念逐步被业界、学界所关注与基本认同,非现场经济这个符号频频出现在互联网经济的各种活动场合,加之这期间移动互联和自媒体所展现出来的超强的影响力与民众参与意愿,结合人工智能、工业4.0、量子计算等最新的研究趋势,再次将对非现场经济学说的探讨和对非现场经济意识的认知需求带到了一个新高度。非现场经济影响力急速地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直接导致了非现场经济环境下社群结构与社会协作关系变迁的加剧。这种由高新智能科技

带来的社会协作关系的变迁,正改变着我们生活的社会基础环境,影响并快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模式。“非现场”逐步成为我们主流生活最为典型的表现形态,当人们从以现场活动为主转向以非现场活动为主时,也就相应地产生了非现场经济现象。

非现场经济对应于大工业革命所催生的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进入新文明时代的标志。传统的市场经济是指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的经济体系,存在着一定的市场交换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深受资本和社会信任体系的影响。然而“以智能化程度为时间节点,由智慧劳动引起的,相对于质能经济”的非现场经济,通过智慧劳动逐步摆脱了资本唯一主导的模式;通过无疆界的、低门槛的参与方式动摇了由地域、身份地位和精英主导的社会契约,以及建立在这种契约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信任体系。因此,非现场经济不再是一个不同场所(或在线式)的旧市场经济了,而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体系,是需要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化相关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进行重构的新社会体系。它导致的将不仅仅是社会活动形态和微观经济层面上的改变,还涉及新时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方方面面,并将直接挑战工业革命时期的传统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

我们已踏入了人类第三文明期——非现场经济文明期,无疆界的平等的智慧劳动正通过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共享体系而逐步替代资本,成为社会经济引领质能经济变迁的新主导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制度和体系也将围绕着智慧劳动这个新主导者再次展开,以大工业革命时期为代表的、以质能经济为核心的、围绕着资本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体系也将逐步地自动消亡。传统经济学根据理性假设人做出的行为决策已经不能给决策者带来最优结果,从而导致了所谓的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新兴经济学科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也只是对“理性人假设”的质疑与批判。

非现场经济的研究是站在认知哲学、社会哲学、科学哲学的未来而畅想现在、创造现在的跨学科探索,是顺应人类未来幸福生活而创造现在,从而避免由盲目性创造出一个不自觉的灾难未来。“当然,我无法预言21世纪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可以表达这样一个期望,并且我认为就目前我们在智识史中所处

的阶段来看,这一期望实在是有理有据,那就是随着放弃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与科学哲学中的认知偏见,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我们将可以获得更多的理论认识和更具建构性的理论说明。”^①

至此,非现场经济的研究诚然已超出了传统的经济学研究范畴,属于对后工业革命新文明论的研究,我以为追随新历史阶段不断的社群变迁、回归哲学思考是研究非现场经济的一个好方法。

观察和研究这一社会变革趋势,需要我们去探索与社会经济新主导者相适应的社会信任体系、社会规范制度等的重构路径,并思考非现场经济文明的社会新体系重构。这首先就遇到了对新时代社会主体的再认知问题。“社会主体认知”这可是一个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是一门探究世界本原和人的认识的学问,探索的是客观世界和人自身。这个问题一下难住了我这个半途出家来学习哲学的人。我从小喜欢哲学,其后起起伏伏的人生经历,更是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社会阅历,也最终促使我正式踏上再次学习和探索东方哲学之路。为了从世界观的源头研究非现场经济现象,克服自身哲学基础素养的系统性不足,40岁后的我自觉地去追随当今最知名的东方哲学家之一、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先生。为了快速弥补哲学系统学习的不足,我在学习哲学时采取了一种方式,就是:读书+访学+应用。于是,自2008年起,我借助于导师成中英教授的影响力,开始寻访全球的哲学泰斗,并开始“做哲学”的人生新历程。几年的哲学再学习使我有了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当今我们的东方哲学研究几乎被西方哲学观的惯性和学术体系所绑架,现在我们很少能再看得到纯净的东方自我观,那种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不同的我(或我们)的差异特性三者结合起来讨论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学派荡然无存。我们的人文社科研究,特别是经济学、管理学等学术性研究,深受这种惯性式体制性哲学研究思维的影响,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式似乎也绝大多数被贴上了西方哲学思维或产业革命思维的专属标签。我不想再落入这种所谓的体制性学术怪圈,更不愿被西方哲学思维所牵绊,我需要自由的思想野马。于是,我再版《非现场经济意识》一书,意图沿着东方哲学思维的指引聚焦

^① 引自[美]约翰·R. 塞尔《哲学的未来》一文。

未来,探索非现场经济研究新思路。我要用自我的自由东方哲学观去观察、描述和畅想高度智慧集成体系环境下的全球共享型非现场经济现象,通过描述分析当今典型的非现场经济现象与事件,诸如非现场经济文明期社会主体的变迁、智慧共享体系的公开性与共享性、参与社会活动的平等性和低门槛性、无疆界新社群结构方式与活动特征,以及智慧劳动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的放大作用而撼动资本主导地位等,从中探寻出非现场经济社会发展的机理。正如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知名教授盛晓明所倡导的那样,现阶段哲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做哲学”,在“描述”和“做”的过程中,再次引发各行各业与更多的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非现场经济现象的讨论研究。所谓“做”,就是实践,研究者不再是“游戏”的旁观者,而是实际的参与者。这一点在非现场经济现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各学科的专家、学者不仅是这种现象的研究者,他们同时也是非现场经济活动的实际参与者,必须动员和依靠不同学科专家群的集体智慧,一起来在非现场经济的实践观察中不断总结、完善非现场经济学说。

通过这次再版,我期望能在东方和谐哲学^①的指引和一般集成论^②的启发下,尝试着去开启一个非现场经济学平行集成式的研究范式,进一步阐明非现场经济意识和推升非现场经济理论研究的价值,进而倡导各行各业和各学科学者从社会发展的认知源头出发,摆脱大工业革命以来的思维惯性和互联网经济思维过窄的束缚,一起站在非现场经济文明的未来,回头畅想现在和顺应未来发展趋势,再度把握智能科技与互联网技术所支撑的新社会经济的现在,共同去完成非现场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使命,进而依靠全球公民平等参与的渗透力,去谋求非现场文明期人类的共同福祉。这就是我想实践和倡导的非现场经济研究基本思路。

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行为方式的变迁,用自己的耳朵去倾听来自学术前沿的声音,用自己的鼻子去感受信息流动的气息,用自己的手去触摸智能科技的质感,用自己的脚去丈量时代进步的节奏,用自己的头脑去认知并筹划正在到来的新世界……

① 杨成寅. 成中英太极化论[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② 唐孝威. 一般集成论——向大脑学习[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我想把这本书献给那些用疑虑眼神打量这个新世界的平民屌丝们。这不是一个用来观望的世界,需要我们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这不仅仅是为了创业与创新而设置的平台,而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尽管它还有点无序、混乱,但必定是一个属于全体民众的世界。

张为志

2015年11月8日于美国檀香山

原序

邹东涛*

1964年春,毛泽东填了一首《贺新郎·读史》,开句写道:“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那么,人是怎样“揖别”猿的。对此,恩格斯于1876年所著《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明确提出并全面论证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就是说,“劳动”是“人猿相揖别”的根本动力,又是基本过程。这一结论不断地为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大量发现和事实所证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

既然肯定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那么劳动是怎样进行的?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所有的劳动都是人、时间和空间直接结合的“现场劳动”,即人们的劳动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如耕地、厂房、机器)等,在时空上是直接结合在一起的。“现场劳动”基础上的经济,则是“现场经济”。迄今为止的人类劳动史和经济史,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现场劳动”史和“现场经济”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使劳动从个体、家庭和个体家庭协作劳动发展为工场手工业的群体劳动,但劳动的基本形态仍是“现场劳动”。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后期的八九十年代,知识经济时代轰然到来。知

* 邹东涛: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中央人才工作局专家。历任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特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

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知识和智慧的大爆炸。而知识和智慧大爆炸与互联网大发展的结合,尤其是互联网终端即智能移动终端的多元无限延长,其直接结果之一是推进了劳动方式的深刻变革,即人类的“现场劳动”向“非现场劳动”转变,“现场经济”向“非现场经济”转变。包括生产、交易等活动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劳动及经济活动发生了空间和时间的分离:劳动、交易等不需要都到某个特定的现场进行,而是可以通过网络,虚拟而又实际地连接起来。人们只要在网上开户,就可以足不出户购买到全球任何地方的各类商品、任何交易所的股票,也可以与任何金融机构进行结算;通过上网,可以安排到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旅游,等等。同样,作为商家,可以通过互联网向全球推销自己的商品和服务。用一个调侃的话语可以说,人们的各项活动,除了爱和生育必须“亲自”和“现场”,其他都可以“不亲自”和“不现场”。人类社会“非现场劳动”“非现场经济”“非现场生活”的时代已经到来。

具有国内外生活和工作阅历,并担任着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支付与结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和浙江大学浙大圆正移动智能技术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的张为志同志敏感地看到了当代劳动方式的这一重大变化,写出了《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一书,对当代世界非现场劳动和非现场经济现象进行了归纳和分析。他道出了智慧经济时代将呈现出的一个新时代特征: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他给非现场经济下了这样的定义:在智慧经济时代以智能化程度为时间节点,由智慧劳动引起的,相对于质能经济,反映当今社会由非现场活动的加剧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化相关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他也给非现场经济学下了这样的定义:对非现场活动引起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本身及其内在运行规律的研究。它是在智慧化的智能时代,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和分析非现场经济对当今社会变革和当今社会协作的综合影响力及其经济评价。

非现场经济和非现场经济学既奠基于知识经济和智慧经济,又超越知识经济和智慧经济。围绕非现场经济和非现场经济学这个核心话题,张为志同志以广博的思维探讨了非现场经济的研究方式与路径、非现场经济学的时间界定、非现场经济的智能终端、非现场安全经济学、非现场经济的要素和特征、非现场经